

目摇摇录

引言

第一部分摇摇令人不安的水 轱远

第一章摇摇侵入人体的水 轱苑

 毛孔张开的皮肤 轱苑

 干式清洁 轱远

第二章摇摇消失的行为 轱源

 公共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 轱缘

 私人沐浴 轱远

第三章摇摇水在从前带来的欢乐 轱园

 混杂的男女 轱园

违犯法规 轶圆

上帝馈赠的欢愉 轶圆

第二部分摇与水无关的清洁 轶缘

第一章摇隐藏的和外露的身体部位 轶圆

消灭寄生虫 轶圆

脸和手的清洁 轶愿

外衣代表身体 轶愿

周围环境的清洁 轶圆

第二章摇皮肤和干净的内衣 轶圆

内衣和汗水 轶圆

内衣和目光 轶圆

频繁换内衣 轶圆

煞费心思的外表 轶圆

第三章摇外表 轶圆

地位特殊的清洁卫生 轶圆

有清洁作用的香味 轶愿

第三部分摇强健身体的水 轶猿

第一章摇皮肤的舒适感觉 轶缘

全新而不同寻常的沐浴 轶缘

讲求“感觉” 轶苑

舒适的设备 轶苑

第二章 冷水浴和新能量 轶苑

有关冷水浴 轶苑

冷水浴的实践 轶苑

激发身体潜能 轶苑

第三章 自然和装扮 轶苑

健康与美容品的对立 轶苑

香料的双重迷惑 轶苑

“内里”与外表的对立 轶苑

第四章 城市居住周围的气味 轶苑

死亡的量化 轶苑

确定不卫生来源 轶苑

净化空气的水 轶苑

第五章 沐浴和局部清洗 轶苑

浴室的增加 轶苑

局部清洗 轶苑

第四部分 保护人体的水 轶苑

第一章 观念的转变 轶苑

“卫生”一词的建立 轶苑

皮肤和能量平衡 转页

道德教化的抵制 转页

第二章摇水的广泛应用 转页

水和传染病预防 转页

水循环和公共卫生 转页

沐浴的社会等级化 转页

第三章摇理想化的穷人卫生 转页

清洁的道德教化 转页

教育 转页

保持清洁的措施 转页

第四章摇消灭细菌 转页

看不见的怪物 转页

清洁的多重功用 转页

第五章摇浴室的私密空间 转页

卧室的延伸 转页

分格的淋浴间 转页

卫生发展的推动力 转页

结语 转页

译后记 转页

清洁的关注更明确地集中在内衣和服装上：“一个蒙面的小矮个来伺候他，帮他穿上世界上最漂亮、最洁白、最芳香的内衣。”^①

在这些场景中没有水的踪影，即使有，也只是用来漱口的水。清洁是出于视觉和嗅觉的需要，不管怎样，它存在着，有着自身的要求和标准，不断重复，但首先是为了美化外表。清洁的准则体现出来了。然而与今天的卫生准则不同，它首先关心的是内衣，然后才是皮肤，因为前者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仅仅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无法否认清洁行为已经存在于前科学文化中。这样，卫生准则并非从“零”而来。这里即将展现的是它们的演变过程和复杂化过程，尤其是能够体现这些准则的做法，以及准则的转变方式。

讲述清洁发展史，首先要说明各种清洁要求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这部发展史列出了各项规定，再现了清洁卫生的发展进程。唐·卡洛斯盥洗的场景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段历史。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别的较为粗糙的卫生习惯。那时，换洗衬衣不如唐·卡洛斯的时代那样受重视。在17世纪小说《巴黎的让》^②所描绘的王室接待仪式中，尤其是内衣，根本不是经常受到关注的对象，也不是评判高雅与否的标准。^③

在这里，清洁使官能感受变得高雅，并使之明晰化，从而反映了官能感受文明化的渐进过程。这是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过程，也是私人空间扩大和个体自我约束增强的过程：私密的清洁，内在与外在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

^① 马基雅维利《论佛罗伦萨的礼仪》（1515），见《马基雅维利选集》XVII卷，佛罗伦萨，1515年，第100页。

^② 17世纪末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小说。讲述了法国国王让如何战胜英国国王、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的故事。——译注

^③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

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甚至必须改变身体观念来推动卫生准则的发展变化。必须转变潜在的身体观念,例如那些有关人体功能或效应的观念。

这样,身体卫生的历史成了一部更广泛、更复杂的历史。这是因为,所有表明人体局限、反映其外表或指出其内部机制的观念首先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17世纪的清洁卫生主要与内衣和最直接的外表有关。例如,它讲究物品的奢华,从细节上注重服装的象征意义。这种卫生观念与后来关注人体保护或身体抵抗力的卫生观念显然不同。这正如“宫廷”卫生准则与布尔乔亚式的卫生准则不同一样,前者注重偏向表面和外观的贵族式标准,而后者关心的却是身体能量和民族人口问题。对表层外观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更复杂的,对生理力量、潜在抵抗力和能量的关注。身体卫生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这里研究的是“卫生”一词的广泛意义,它与整个身体或可以代表身体的整套物品有关。

第一部分

令人不安的水

第一章 摇侵入人体的水

1347年,巴塞罗那鼠疫横行,粮食供给中断了。由于害怕被传染,邻近的城市和村庄与其中断了所有联系和往来。雪上加霜的是,五百人院派船只前往马略卡岛,希望能运回一些粮食,结果却被对方用大炮轰了回来。^①类似事件不断重演。中世纪末和十六七世纪,一旦有传染病爆发,任何接触都会被视为风险极大的行为。哪怕试图按照惯常的做法逃离被传染城市,也充满了危险,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有可能会公开以暴力对待这些出逃者。比如1380年,里昂居民逃往城外,可等待他们的是附近农民投掷的石块。最后他们不得不继续逃亡或回到里昂。^②1382年,埃克斯议会强制迪涅城的居民留在城内。周围的城市还在迪涅城外设置隔离带^③,实施武装监控,一旦发现有人要越过隔离带,就要放火烧城。鼠疫肆虐的城市成了没有出路的陷阱。

① 分见《鼠疫史》,第1卷,第100页;第2卷,第100页;第3卷,第100页;第4卷,第100页;第5卷,第100页;第6卷,第100页;第7卷,第100页;第8卷,第100页;第9卷,第100页;第10卷,第100页;第11卷,第100页;第12卷,第100页;第13卷,第100页;第14卷,第100页;第15卷,第100页;第16卷,第100页;第17卷,第100页;第18卷,第100页;第19卷,第100页;第20卷,第100页;第21卷,第100页;第22卷,第100页;第23卷,第100页;第24卷,第100页;第25卷,第100页;第26卷,第100页;第27卷,第100页;第28卷,第100页;第29卷,第100页;第30卷,第100页;第31卷,第100页;第32卷,第100页;第33卷,第100页;第34卷,第100页;第35卷,第100页;第36卷,第100页;第37卷,第100页;第38卷,第100页;第39卷,第100页;第40卷,第100页;第41卷,第100页;第42卷,第100页;第43卷,第100页;第44卷,第100页;第45卷,第100页;第46卷,第100页;第47卷,第100页;第48卷,第100页;第49卷,第100页;第50卷,第100页;第51卷,第100页;第52卷,第100页;第53卷,第100页;第54卷,第100页;第55卷,第100页;第56卷,第100页;第57卷,第100页;第58卷,第100页;第59卷,第100页;第60卷,第100页;第61卷,第100页;第62卷,第100页;第63卷,第100页;第64卷,第100页;第65卷,第100页;第66卷,第100页;第67卷,第100页;第68卷,第100页;第69卷,第100页;第70卷,第100页;第71卷,第100页;第72卷,第100页;第73卷,第100页;第74卷,第100页;第75卷,第100页;第76卷,第100页;第77卷,第100页;第78卷,第100页;第79卷,第100页;第80卷,第100页;第81卷,第100页;第82卷,第100页;第83卷,第100页;第84卷,第100页;第85卷,第100页;第86卷,第100页;第87卷,第100页;第88卷,第100页;第89卷,第100页;第90卷,第100页;第91卷,第100页;第92卷,第100页;第93卷,第100页;第94卷,第100页;第95卷,第100页;第96卷,第100页;第97卷,第100页;第98卷,第100页;第99卷,第100页;第100卷,第100页。

② 分见《鼠疫史》,第1卷,第100页;第2卷,第100页;第3卷,第100页;第4卷,第100页;第5卷,第100页;第6卷,第100页;第7卷,第100页;第8卷,第100页;第9卷,第100页;第10卷,第100页;第11卷,第100页;第12卷,第100页;第13卷,第100页;第14卷,第100页;第15卷,第100页;第16卷,第100页;第17卷,第100页;第18卷,第100页;第19卷,第100页;第20卷,第100页;第21卷,第100页;第22卷,第100页;第23卷,第100页;第24卷,第100页;第25卷,第100页;第26卷,第100页;第27卷,第100页;第28卷,第100页;第29卷,第100页;第30卷,第100页;第31卷,第100页;第32卷,第100页;第33卷,第100页;第34卷,第100页;第35卷,第100页;第36卷,第100页;第37卷,第100页;第38卷,第100页;第39卷,第100页;第40卷,第100页;第41卷,第100页;第42卷,第100页;第43卷,第100页;第44卷,第100页;第45卷,第100页;第46卷,第100页;第47卷,第100页;第48卷,第100页;第49卷,第100页;第50卷,第100页;第51卷,第100页;第52卷,第100页;第53卷,第100页;第54卷,第100页;第55卷,第100页;第56卷,第100页;第57卷,第100页;第58卷,第100页;第59卷,第100页;第60卷,第100页;第61卷,第100页;第62卷,第100页;第63卷,第100页;第64卷,第100页;第65卷,第100页;第66卷,第100页;第67卷,第100页;第68卷,第100页;第69卷,第100页;第70卷,第100页;第71卷,第100页;第72卷,第100页;第73卷,第100页;第74卷,第100页;第75卷,第100页;第76卷,第100页;第77卷,第100页;第78卷,第100页;第79卷,第100页;第80卷,第100页;第81卷,第100页;第82卷,第100页;第83卷,第100页;第84卷,第100页;第85卷,第100页;第86卷,第100页;第87卷,第100页;第88卷,第100页;第89卷,第100页;第90卷,第100页;第91卷,第100页;第92卷,第100页;第93卷,第100页;第94卷,第100页;第95卷,第100页;第96卷,第100页;第97卷,第100页;第98卷,第100页;第99卷,第100页;第100卷,第100页。

③ 分见《鼠疫史》,第1卷,第100页;第2卷,第100页;第3卷,第100页;第4卷,第100页;第5卷,第100页;第6卷,第100页;第7卷,第100页;第8卷,第100页;第9卷,第100页;第10卷,第100页;第11卷,第100页;第12卷,第100页;第13卷,第100页;第14卷,第100页;第15卷,第100页;第16卷,第100页;第17卷,第100页;第18卷,第100页;第19卷,第100页;第20卷,第100页;第21卷,第100页;第22卷,第100页;第23卷,第100页;第24卷,第100页;第25卷,第100页;第26卷,第100页;第27卷,第100页;第28卷,第100页;第29卷,第100页;第30卷,第100页;第31卷,第100页;第32卷,第100页;第33卷,第100页;第34卷,第100页;第35卷,第100页;第36卷,第100页;第37卷,第100页;第38卷,第100页;第39卷,第100页;第40卷,第100页;第41卷,第100页;第42卷,第100页;第43卷,第100页;第44卷,第100页;第45卷,第100页;第46卷,第100页;第47卷,第100页;第48卷,第100页;第49卷,第100页;第50卷,第100页;第51卷,第100页;第52卷,第100页;第53卷,第100页;第54卷,第100页;第55卷,第100页;第56卷,第100页;第57卷,第100页;第58卷,第100页;第59卷,第100页;第60卷,第100页;第61卷,第100页;第62卷,第100页;第63卷,第100页;第64卷,第100页;第65卷,第100页;第66卷,第100页;第67卷,第100页;第68卷,第100页;第69卷,第100页;第70卷,第100页;第71卷,第100页;第72卷,第100页;第73卷,第100页;第74卷,第100页;第75卷,第100页;第76卷,第100页;第77卷,第100页;第78卷,第100页;第79卷,第100页;第80卷,第100页;第81卷,第100页;第82卷,第100页;第83卷,第100页;第84卷,第100页;第85卷,第100页;第86卷,第100页;第87卷,第100页;第88卷,第100页;第89卷,第100页;第90卷,第100页;第91卷,第100页;第92卷,第100页;第93卷,第100页;第94卷,第100页;第95卷,第100页;第96卷,第100页;第97卷,第100页;第98卷,第100页;第99卷,第100页;第100卷,第100页。

那些由于恐慌而暂时封闭起来的城镇,因不得与外界接触,反而加快了内部相关法则的制定,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悲剧蔓延。各地市长、行政长官或商会会长纷纷颁布有关社会卫生的法令。相互接触逐渐受到限制,一些场所被隔离甚至关闭。例如,鼠疫元年,巴黎子宫医院的特别病区经过改建,被隔离出来专门收治鼠疫患者。^①在许多城市,替临终的鼠疫患者作遗嘱公证的公证人也不得靠近患者的家,只能在其他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远远地站在楼房高处记录病人口述的遗嘱。^②另外还有个人卫生方面的“告诫”,那就是要避免相互往来,还要避免高强度的劳动,因为这会使人四肢发热,避免受热,因为这会使皮肤松弛……还有就是要避免沐浴,因为水的压力,尤其是热气会使皮肤毛孔张开,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场与鼠疫的斗争体现出一种观念,那就是水会渗入皮肤。这一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它甚至可能改变了人类卫生行为的发展轨迹。

出于同样的担忧,人们暂时不再去学校、教堂、蒸汽浴室或盆浴浴室,甚至不得限制交往,以避免可能的接触传染。至于积极关闭浴室的措施,不仅涉及对身体的认识,还涉及身体机能。鼠疫世纪以来,每逢鼠疫横行,医生们就要抨击这些浴室,因为它们让人们赤身裸体地挨在一起。“身患传染病的人聚在一起”^③,会造成有害物质的积聚。这就可能导致疾病传播。“我请求你们不

① 配援月思,《鼠疫元年,巴黎子宫医院的特别病区经过改建,被隔离出来专门收治鼠疫患者》,《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

② 分脱,《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

③ 鼠疫元年,《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鼠疫元年》(鼠疫元年第一版),第1卷,第1页。

要去那些蒸汽浴室或澡堂,不然,你们会送命的。”^①然而,一开始,这样的法令并未得到坚决执行。例如,1556年鼠疫流行时,德帕斯要求巴黎的行政长官禁止人们去蒸汽浴室,结果不但没有成效,反倒惹得那些浴室经营者勃然大怒。最后德帕斯在他们的威吓下,狼狈逃往比利时的图尔内。^②每当有传染病传播,浴室就暂时关闭,过后再重新开放,如此反复,最后形成了惯例。到17世纪,关闭浴室已经成为官方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1680年到1681年间鼠疫爆发时,巴黎城堡的王室司法官就多次修订法令,“禁止任何人出入蒸汽浴室,浴室经营者只有在圣诞节过后方可恢复营业,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③。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实行这样的法令,例如鲁昂于1680年^④、贝桑松于1681年^⑤分别颁布了类似的法令;从17世纪末起,第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⑥。这样的法令大部分在夏季颁布,因为天气炎热时鼠疫更易传播。

毛孔张开的皮肤

为何要赋予上述禁令某种社会意义呢?因为它表明,除了害怕接触以外,人们还有许多其他恐慌,其中包括对身体表层脆弱性的恐慌。这跟皮肤的多孔性有关。似乎皮肤抵抗力低下,是不堪一击的屏障,无数毛孔都会张开。因此除了拒绝接触以外,人

① 别授月式莫脑,德帕斯要求行政长官禁止人们去蒸汽浴室,见德帕斯《援援》,巴黎,1556年(1556年第一版),第15页。

② 见德帕斯《援援》,第15页。

③ 别授月式莫脑,德帕斯,同前著,第一卷,第15页。

④ 别授月式莫脑,德帕斯,同前著,第15页。

⑤ 别授月式莫脑,德帕斯,同前著,第15页。

⑥ 别授月式莫脑,德帕斯,同前著,第15页。

们对身体还抱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认为热气和水会使皮肤产生裂纹,导致鼠疫病菌乘虚而入。这些是特定时代的引人注目的观念。至于它们对古代卫生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讨论。但是,正是基于这些观念,上述禁令才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盆浴和蒸汽浴的危险在于它们使身体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对毛孔产生一种近乎机械的作用,使其张开,进而使人体器官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无遮掩的状态。

这时人们担忧的已经不再是身体的接触或接近,而是皮肤毛孔的张开。人体浸没于水中,抵抗力便会下降。此时皮肤处于可渗透状态,带菌空气能无孔不入。“人们应当避免去蒸汽浴室或盆浴浴室。因为从里面出来后,便会皮肤松弛、毛孔张开,带有鼠疫病菌的水蒸气便迅速进入体内,致人暴亡。这样的惨剧已经有好几起了。”^①

将人体构造比喻成日常事物更在人们头脑中加深了“侵入”这一概念。例如,最常见的就是把人体比作房屋。在鼠疫经过并试图侵入时必须关紧大门。水和热蒸汽会肆意地撞击大门,冲开它们,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些缺口的畅通,好让鼠疫大摇大摆地侵占房屋。因此“就要避免去公共盆浴浴室和蒸汽浴室,因为里面的热气很容易使皮肤毛孔张开,带鼠疫病菌的空气就会乘虚而入”^②。

整个17世纪都弥漫着这种恐惧。鼠疫几乎每年都在各地不时爆发。这就引发了同样的禁忌。使身体发热“就等于向空气中

① 曼尼昂,《鼠疫史》(1700年第一版),第27页。

② 曼尼昂,《鼠疫史》(1700年第一版),第27页。

的有害物质敞开了大门,然后将它们一股脑儿吸入体内”^①,不管怎样,一旦发热的身体“接触到空气或有害物质”^②,危险就不可避免。

人类有意识地与鼠疫进行斗争主要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在斗争过程中,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说法:身体表层是可渗透的,水能像空气一样进入人体。面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物质,身体的皮肤屏障更是不堪一击。另外,毛孔本身可能就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并不完全与受热有关,需要时刻保护它们免受侵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鼠疫流行时期,服装的式样和质地就变得至关重要。用光滑的料子和密实的纬纱做成的衣服严严实实地裹在人们身上。带有鼠疫病菌的空气只能从上面一滑而过,无法附着。理想的衣服只在面料上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穿用缎子、塔夫绸、羽纱、波纹绸或类似面料做成的衣服,不让哪怕一根汗毛露出来。这些料子做成的衣服光滑而密实,如果经常换洗的话,有害空气和某些传染病病菌很难穿透它们并附着在上面。”^③

鼠疫时期的着装说明,十六七世纪,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皮肤的“多孔”形象在促使他们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不穿容易被渗透的毛料或棉布衣服;也不穿毛皮衣服,因为上面的长毛会给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以藏身之地。于是,男男女女都想穿上那种光滑密实,能把脆弱的身体裹得密不透风的衣服。如果说塔夫绸和波纹绸是给达官贵人穿的,那么穷人就只能穿“粗麻布衣或油布衣了”^④。

① 阅读《鼠疫》, 17 世纪鼠疫流行期间, 人们认为鼠疫是由一种“毒气”引起的, 这种“毒气”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 如戴口罩、穿防护服等,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 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②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戴口罩, 避免与患者密切接触, 以减少感染风险。

③ 塔夫绸是一种质地紧密、光滑的织物, 常用于制作高档服装, 如晚礼服、婚纱等, 其质地柔软, 穿着舒适, 且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水性, 因此在鼠疫流行期间, 人们倾向于选择这种材质的衣物。

④ 粗麻布衣或油布衣是当时穷人穿的主要衣物, 这些衣物质地粗糙, 透气性差, 且容易吸收水分, 因此在鼠疫流行期间, 穷人感染鼠疫的风险相对较高。

男子使用过的浴盆时,就有可能受孕”^①。沐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危险。被渗透的皮肤不仅要面临鼠疫的威胁,还要面临寒冷、有害空气及不明疾病的侵害。人体变得更脆弱了。同时,由于体液和精气通过毛孔流失,人体更易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更大的衰退。这样,张开的毛孔给人体带来了双重灾难。似乎体内物质随时有流失的危险。沐浴“有损健康”^②也更多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使人“反应迟钝”^③;“体力大量消耗,机体功能遭到破坏”^④。也就是说,沐浴带来的已不仅仅是染病的危险。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不仅为医生所支持,还为大众所接受,总之就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人们不得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比如沐浴过程中不时地小憩,卧床休息,沐浴后立即穿衣等。沐浴成了令人担忧的行为。繁杂的防范措施和种种难以实现的保护手段使它的过程日益复杂。沐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1545年 缘月的一个早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召见苏利(阿曼德·德·洛美尼)^⑤。然而,当罗浮宫派出的密使发现他正在阿塞纳尔的寓所内洗澡时,事情一下子变复杂了。尽管国王召见苏利,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苏利去见国王。苏利的亲信及密使本人都要求他千万别去户外。“当发现您在洗澡,并且还打算出门应国王的召见,我们想对您说:先生,千万别从浴室出来,因为我想国王十分关心您的健康,而且您的健康对他是如

① 阿曼德·德·洛美尼:《阿曼德·德·洛美尼回忆录》,巴黎,1695年,第1卷,第100页。

② 阿曼德·德·洛美尼:《阿曼德·德·洛美尼回忆录》,巴黎,1695年,第1卷,第100页。

③ 阿曼德·德·洛美尼:《阿曼德·德·洛美尼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④ 同上。

⑤ 约在 1545—1546 年间任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译注

